《子思子》、《禮記》四篇的關係——以楚簡《緇衣》爲出發點

西山尚志

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

**前言**

1993年10月，所謂“郭店楚簡”發現於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，郭店楚簡《緇衣》是其中出土文獻之一。雖然有些文句差異，但郭店楚簡《緇衣》基本上是可以與《禮記·緇衣》相對照的出土文獻。隨後，1994年在香港古董市場上發現了所謂“上博楚簡”。上海博物館購入後，2001年11月出版了《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》第一卷，其中收入上博楚簡《緇衣》。郭店本和上博本《緇衣》在內容上基本相同[[1]](#endnote-1)。

這兩種楚簡本《緇衣》的發現，給我們提供了探討《緇衣》原貌的線索。楚簡本《緇衣》發現的影響還不僅此而已，《子思子》也因之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關注。關於《子思子》，《隋書·音樂志上》所引梁沈約之說：

案漢初典章滅絕，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，得片簡遺文，與禮事相關者，即編次以爲禮，皆非聖人之言。《月令》取《呂氏春秋》，《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防（坊）記》、《緇衣》，皆取《子思子》，《樂記》取《公孫尼子》，《檀弓》殘雜，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。……

明言《禮記》的《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坊記》、《緇衣》四篇（本文略稱“《禮記》四篇”）取自《子思子》。楚簡本《緇衣》發現之後，許多學者根據沈約之言提出楚簡本《緇衣》是子思學派的文獻。譬如，李學勤先生認爲：

郭店簡這些儒書究竟屬於儒家的哪一支派呢？我以爲是子思一派，簡中《緇衣》等的六篇應歸於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的《子思子》。《緇衣》取自《子思子》，見於《隋書·音樂志》所引沈約的話。《意林》徵引《子思子》，兩條見於《緇衣》，足爲證明。……[[2]](#endnote-2)

另外，廖名春先生認爲：

《緇衣》確實出於《子思子》，與子思及其學派確實有很深的關係。它是後來才被收入《禮記》的。楚簡《緇衣》較《禮記·緇衣》更接近故書原貌，從來源上看，一點也不值得奇怪。[[3]](#endnote-3)

由此可見，李學勤、廖名春先生不僅贊同“《緇衣》取自《子思子》”之說，而且提出《緇衣》與子思及其學派很有深的關係。楚簡本《緇衣》發現之前，支持沈約說的學者有錢大昕[[4]](#endnote-4)、黄以周[[5]](#endnote-5)、簡朝亮[[6]](#endnote-6)、梁啓超[[7]](#endnote-7)、蔣伯潛[[8]](#endnote-8)、鐘肇鵬[[9]](#endnote-9)、李學勤[[10]](#endnote-10)等。武内義雄先生的代表性著作《易と中庸の研究》也是以這沈約之說爲出發點展開研究的[[11]](#endnote-11)。

楚簡本《緇衣》發現後，支持沈約說的學者有姜廣輝[[12]](#endnote-12)、劉建國[[13]](#endnote-13)、楊朝明[[14]](#endnote-14)、李啟謙[[15]](#endnote-15)、淺野裕一[[16]](#endnote-16)、李健勝[[17]](#endnote-17)、梁濤[[18]](#endnote-18)、王鍔[[19]](#endnote-19)等，不勝枚舉。與此相反，楚簡本發現後仍不支持沈約說的學者有王力波[[20]](#endnote-20)等，但並不多。

《禮記》四篇是否是取自《子思子》的文獻？楚簡本的發現是否加強了沈約說？這些問題，是兩種楚簡《緇衣》、《禮記》四篇、《子思子》的文獻流傳與思想研究上非常重要的問題。因此，本文將參考上文所舉的楚簡本《緇衣》，通過整理《子思子》的流傳來歷，來探討《子思子》與《禮記》四篇的關係。

**第一節　漢代的《子思（子）》與子思作書說**

本節調查漢代的《子思（子）》與子思作書說。先秦文獻中沒有《子思（子）》與子思作書說的記載。漢代的文獻中，子思作書說可見於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

伯魚生伋，字子思，年六十二。嘗困於宋，子思作《中庸》。

《子思》之書名可見於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

《子思》二十三篇。名伋，孔子孫，爲魯繆公師。

《經典釋文·禮記音義》所引鄭玄言：

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。庸，用也。孔子之孫子思作之，以昭明聖祖之德也。

另外，《毛詩·周頌·維天之命》孔穎達疏所引鄭玄《詩譜》：

子思論《詩》，“於穆不已”。

“於穆不已”之句可見於《禮記·中庸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既然用作動詞的“論”，此文中的“子思”並不是書名，而是人名。

總結以上的例子，對漢代的子思作書說與《子思（子）》可以導出如下兩點結論。

1. 漢代廣泛認爲《中庸》是子思之作。但是漢代的文獻中沒有找到《禮記》表記、坊記、緇衣與子思有關係的證據。
2. 漢代的文獻中沒有引用《子思（子）》的文章。

由此可說，如《漢志》所載的漢代的“《子思》”，未必包含《表記》、《坊記》、《緇衣》。由此可以推論，雖然漢代廣泛認爲《中庸》是子思之作，但是當時沒人提到子思與《表記》、《坊記》、《緇衣》的關係。下文調查從六朝到北宋的《子思（子）》與子思作書說。

**第二節 從六朝到北宋的《子思（子）》與子思作書說**

**一、重見於《禮記》四篇的《子思（子）》與子思作書說**

從六朝到北宋，正史目錄中的《子思子》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有：“《子思子》七卷”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有：“《子思子》八卷”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有：“《子思子》七卷”。

六朝時期的子思作書說，《孔叢子·居衛》：

……遂圍子思。宋君聞之，駕而救子思。子思既免，曰：“文王囚於牗里作《周易》，祖君屈於陳蔡作《春秋》，吾困於宋，可無作乎？”於是撰《中庸》之書四十九篇。

其內容與漢代所說的“子思作《中庸》”相同。如上所舉，《隋書·音樂志》所引沈約之言有：

案漢初典章滅絕，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，得片簡遺文，與禮事相關者，即編次以爲禮，皆非聖人之言。《月令》取《呂氏春秋》，《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防（坊）記》、《緇衣》，皆取《子思子》，《樂記》取《公孫尼子》，《檀弓》殘雜，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。……

由此可見，《禮記》四篇取自《子思子》的說法，到了六朝後期才出現。“典章滅絕”指的是秦代的“焚書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沈約的說法是在秦焚書之後約700年才出現。

另一方面，關於《緇衣》的作者，與沈約大致同時期的劉瓛說：“公孫尼子所作也”（《經典釋文·禮記音義·緇衣》所引）。另外，唐初孔穎達《禮記正義·序》、《經典釋文·序》亦認爲《中庸》是子思之作、《緇衣》是公孫尼子之作。

從六朝到北宋時期的傳世文獻所引《子思（子）》中，與《禮記》四篇有關的文章如下：

（1）基於梁庾仲容《子鈔》編輯的唐馬總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，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。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《禮記·表記》：

子曰：“仁之難成久矣，惟君子能之。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 者病人，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。是故聖人之制行也，不制以己，使民有所勸勉愧恥，以行其言。禮以節之，信以結之，容貌以文之，衣服以移之，朋友以極之，欲民之有壹也。《小雅》曰：‘不愧于人，不畏于天。’……。”

（2）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小人溺於水，君子溺於口也。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《禮記·緇衣》（詳後述）。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共有十條，其中上記二條與《禮記》四篇有關，其他的八條與《禮記》四篇無關。

（3）《文選》卷二十四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：

《子思子》：“《詩》云：‘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國家以 寧，都邑以成。’”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《禮記·緇衣》（詳後述）。

（4）《文選》卷五十一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。心正則體修，心肅則身敬也。”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《禮記·緇衣》（詳後述）。

（5）《後漢書·朱樂何列傳》“故率性而行，謂之道”的李賢注：

率，循也。《子思》曰：“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”也。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《禮記·中庸》：

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脩道之謂教。

（6）對於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中“小人以鬼”的“鬼”字，《史記索隱》：

……然此語本出《子思子》，見今《禮·表記》，作“薄”，……

雖然《史記索隱》說“見今《禮·表記》”，但《禮記·表記》沒有相同的文章。筆者認爲，當是《禮記·禮運》“小人以薄”之誤。

（7）對於《史記·平津侯主父列傳》“臣聞天下之通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”，《史記索隱》：

案：此語出《子思子》，今見《禮記·中庸》篇。

與此文類似表達可見於《禮記·中庸》：

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，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。五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

（6）與（7）是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中的例子。從（6）與（7）的表達來看，司馬貞的看法與沈約相近，很可能司馬貞也認爲《禮記》四篇取自《子思子》。

（8）《太平御覽》卷四百三引《子思子》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則行有枝葉；天下無道，則言有枝葉。”

與此文類似表達可見於《禮記·表記》：

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辭盡人，故天下有道，則行有枝葉；天下無道，則辭有枝葉。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，不能賻焉，則不問其所費；於有病者之側，不能饋焉，則不問其所欲；有客不能館，則不問其所舍。故君子之接如水，小人之接如醴。君子淡以成，小人甘以壞。《小雅》曰：‘盜言孔甘，亂是用餤。’”

綜上所述，可以導出如下三點。

① 從隋到北宋的《子思子》，除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作“八卷”之外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、馬總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都是“七卷”，這些著錄與《漢志》的“《子思》二十三篇”比起來，它們在書名與卷數有一定的一致性，但與《漢志》所錄却不盡相同。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的八卷本，或許是包括序文的卷數。

② 從六朝到北宋的傳世文獻中所引《子思（子）》，類似的文章亦可見於《禮記》的《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緇衣》篇。這看似與沈約所述“《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防（坊）記》、《緇衣》，皆取《子思子》”大體一致。雖然這一時期文獻引用《子思（子）》沒有與《坊記》文句相似的例子，但是從上文所舉的例子來看，《坊記》也可以說是《子思子》的一部分[[21]](#endnote-21)。

③ 對於《緇衣》的作者，與沈約大致同時期的劉瓛說“公孫尼子所作也”。此說亦可見於唐初極有權威的《禮記正義·序》與《經典釋文·序》。說明從六朝末期到唐初時期，《禮記》四篇取自《子思子》之說尚未被人廣泛認識。

**二、不見於《禮記》四篇的《子思（子）》**

下文列舉從六朝到北宋時期不見於《禮記》四篇的《子思（子）》。

（9）《太平御覽》卷三百六十三所引王肅《聖證論》：

《聖證論》曰：“學者不知孟軻字。按《子思書》及《孔叢子》有孟子居，即是軻也。軻少居坎軻，故名軻，字子居也。

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卷八《孟子》：“孟子字未聞。……”的原注引此文：

《聖證論》云：“《子思書》、《孔叢子》有孟子居，即是軻也。《傅子》云孟子輿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王肅《聖證論》所引用的《子思書》有“孟子居”之名。如果“孟子居”指是孟軻的話，《聖證論》所引《子思書》應該是孟子之後的作品。順便指出，“孟子居”之名不見於現存的《禮記》四篇。

（10）《通典》第九十一：

按魏尚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，以訪王肅。肅據《子思書》曰：“言氏之子，達於禮乎。繼父同居服周，則子宜大功也。”

類似內容可見於《儀禮·喪服》：

繼父同居者　傳曰：何以期也。傳曰：夫死，妻，子幼，子無大功之親，與之適人。而所適者，亦無大功之親，所適者，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，歲時使之祀焉。妻不敢與焉。若是則繼父之道也。同居則服齊衰期，異居則服齊衰三月。必嘗同居，然後爲異居。未嘗同居，則不爲異居。

（11）虞世南撰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六“情樂而歌”條：

《子思》云：“情哀而歌，歌弗信矣。其絃則是，其聲則非也。”

類似的文章可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同是聲而取信焉異，有諸情也。故心哀而歌不樂，心樂而哭不哀。夫子曰：“絃則是也，其聲非也。”

《淮南子·繆稱》不爲子思子之言，而爲孔子之言。

（12）《藝文類聚》卷六十九所引《子思子》：

《子思》曰：“舜不降席而天下治，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。”

《太平御覽》卷七百九引《子思子》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舜不降席而天下治，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。”

但是，與此文類似表達可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，桀不下陛而天下亂, 蓋情甚乎叫呼也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八十一所引《淮南子》：

又（《淮南子》）曰：“舜不降席而天下治。”

《孔子家語·王言》：

孔子曰：“昔者帝舜左禹而右臯陶，不下席而天下治。”

《藝文類聚》卷六十九：

孔子曰：“昔者帝舜左禹右臯繇，不下席而天下治。”

《北堂書鈔》卷十五：

不降席而天下治。

《北堂書鈔》孔廣陶注指出“《子思子》○今案，《御覽》八十一引《淮南子》亦有此文。”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孔廣陶是清代後期的人物。

（13）《後漢書·袁紹劉表列傳》李賢注：

《慎子》曰：“兔走於街，百人追之，貪人具存，人莫之非 者，以兔爲未定分也。積兔滿巿，過不能顧，非不欲兔也，分定之後，雖鄙不爭。”《子思子》、《商君書》並載，其詞略同。

與此文類似表達可見於《呂氏春秋·慎勢》：

慎子曰：“今一兔走，百人逐之。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，由未定。由未定，堯且屈力，而況衆人乎。積兔滿市，行者不顧。非不欲兔也，分已定矣。分已定，人雖鄙不爭。故治天下及國，在乎定分而已矣。”

《呂氏春秋·慎勢》將此文爲慎子之言。另外，《意林》所引《慎子》十二卷：

一兔走，百人追之。積兔於市，過而不顧。非不欲兔，分定不可爭也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九百七：

《慎子》曰：“一兔走街，百人追之。積兔於市，過而不視。非不欲得，分定不爭也。”

由此可知，《意林》與《太平御覽》引用《慎子》。另外，如《後漢書》李賢注所指出，幾乎相同的文章可見於《商君書·定分》：

一兔走，百人逐之，非以兔也。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，由名分已定也。故名分未定，堯舜禹湯且皆如焉而逐之；名分已定，貧盜不取。

此文亦見於《群書治要》所引《商君子·定分》。另外，類似的文章可見於《說苑·建本》：

楚恭王多寵子，而世子之位不定。屈建曰：“楚必多亂。夫一兔走於街，萬人追之，一人得之，萬人不復走。分未定，則一兔走，使萬人擾；分已定，則雖貪夫知止。今楚多寵子，而嫡位無主，亂自是生矣。……”

《三國志·袁紹傳》裴松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：

《九州春秋》載授諫辭曰：“世稱一兔走衢，萬人逐之，一人獲之，貪者悉止，分定故也。且年均以賢，德均則卜，古之制也。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，下思逐兔分定之義。”

《金樓子·立言下》：

一兔走街，萬夫爭之，由未定也。積兔滿市，過者不顧，非不欲兔，分已定矣，雖鄙人不爭。故治國存乎定分而已。

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：

彭蒙曰：“雉兔在野，衆人逐之，分未定也；雞豕滿市，莫有志者，分定故也。物奢則仁智相屈，分定則貪鄙不爭。”

（14）《初學記·帝王部》卷九所引《子思子》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東戶季子之時，道上鴈行而不拾遺，耕耨餘糧宿諸畝首。”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昔東戶季子之世，道路不拾遺，耒耜餘糧宿諸畮首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。

南宋初期的羅泌《路史·東戶氏》：

東戶氏之熙載也，紹荒屯遺美好，垂精拱默，而九寰以承流。當是之時，禽獸成群，竹木遂長，道上顏行而不拾遺，耕者餘餼，宿之隴首。其歌樂而無謠，其哭哀而不聲，皆至德之世也。

（15）馬總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慈父能食子，不能使知味；聖人能悅人，不能使人必悅。

此文在古典文獻中沒有類似的表達。

（16）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國有道，以義率身；無道，以身率義，荀息是也。

與此文比較類似的表達可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生所假也，死所歸也，故弘演直仁而立死，王子閭張掖而受刃，不以所託害所歸也。故世治則以義衛身，世亂則以身衛義。死之日，行之終也，故君子慎一用之。

《文子·符言》：

老子曰：“生所假也，死所歸也。故世治即以義衛身，世亂即以身衛義。死之日，行之終也。故君子慎一，用之而已矣。……。”

《文子·符言》以此文爲老子之言。

（17）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令而化，化在令外。聖人在上，而遷其化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四百三十：

《子思》曰：“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，同令而化，化在令外。聖人在上，民遷如化。”

與此文類似的文章可見於《後漢書·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》：

語曰：“同言而信，則信在言前，同令而行，則誠在令外。”

《後漢書》李賢注：

真僞之迹既殊，人之信否亦異。同言而信，謂體仁與利仁，二人同出言，而人信服其真者，不信其僞者，則知信不由言，故言信在言前也。同令而行，意亦同也。此皆《子思子》累德篇之言，故稱“語曰”。

《後漢書》李賢注指出當時的《子思子》含有“累德篇”。類似表達亦見於《徐幹中論·貴驗》：

子思曰：“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也；同令而化，化在令外也。”以此文爲子思之言（不是引用書名）。但是類似表達亦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同言而民信，信在言前也；同令而民化，誠在令外也。聖人在上，民遷而化，情以先之也。

《文子·精誠》以此文爲老子之言：

老子曰：“心之精者，可以神化，而不可說道。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，情甚於呼。故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也；同令而行，誠在令外也。聖人在上，民化如神，情以先之。……”

《舊唐書》《魏徵列傳》與《魏元忠列傳》各有一條：

《文子》曰：“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誠在令外。”

《新唐書·魏徵列傳》：

傳曰：“……。”又曰：“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誠在令外。”

另外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三百九十人事部引《說苑》：

《說苑》曰：“梁君出獵，見白鴈群。梁君下車，彀弓欲射 之。道有行者觀，勸梁君止。鴈群駭，梁君怒，欲殺行者。其御公孫龍下車對曰：‘昔者齊景公之時，天旱三年，卜之曰：必以人祠，乃雨。景公曰：吾昔所以求雨者，爲吾民也。今以人祠乃雨，寡人將自當之。言未卒，天大雨方千里。今主君以白鴈故而欲殺之，無異於狼虎。梁君援其首與上車，歸入郭門，呼萬歳曰：‘樂哉今日獵也。獨得善言。’”《子思子》曰：“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。”

此“子思子”的說話內容不合於此文。另外，“梁君出獵”的故事可見於《藝文類聚》卷六十六、卷一百、《困學紀聞·諸子》所引《莊子》（通行本《莊子》中不見此文）、《新序·雑事》，但其中沒有“子思子”的說話。筆者認爲，這《太平御覽》卷三百九十中的“子思子”的說話，應該與“梁君出獵”分開，換行而看作《子思子》的引用文。

（18）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終年爲車，無一尺之軫，則不可馳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七百七十三所引《子思子》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終年爲車，無一尺之軨，則不可以馳。”

類似的表達可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故終年爲車，無三寸之鎋，不可以驅馳。

（19）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百心不可得一人，一心可得百人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三百七十六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百心不可得一人，一心可得百人。”

類似的表達，可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，一心可以得百人。男子樹蘭，美而不芳，繼子得食，肥而不澤，情不相與往來也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三所引《淮南子》：

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兩心不可以得一人，一心可以得百人。男子樹蘭，美而不芳，繼子得食，肥而不澤，精不相與往來也。”

（20）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君，本也；臣，枝葉也。本美則葉茂，本枯則葉凋。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亦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君，根本也；臣，枝葉也。根本不美，枝葉茂者，未之聞也。有道之世，以人與國；無道之世，以國與人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六百二十所引《淮南子》：

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君，根本也；臣，枝葉也。根本不善，枝葉茂者，未聞也。有道之世，以人與國；無道之世，以國與人。”

《文子·微明》以此文爲老子之言：

老子曰：“……故君根本也，臣枝葉也。根本不美而枝葉茂 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（21）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繁於樂者重於憂，厚於義者薄於行。見長不能屈其色，見貴不能盡其辭。雖有風雨，吾不入其門也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五百六十五引《子思子》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繁於樂者重於憂，厚於味者薄於行。君子同則有樂，異則有禮。”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可見於《孔子家語·好生》：

孔子謂子路曰：“見長者而不盡其辭，雖有風雨，吾不能入 其門矣。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，小人反是。”

黄以周輯本《子思子》七卷自注指出：“舊本誤與上連節，今正之。《御覽》五百六十五引上二句”。還有，《孔子家語·好生》以此文爲孔子的發言。

（22）《意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君子以心導耳目，小人以耳目導心。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可見於《說苑·談叢》：

聖人以心導耳目，小人以耳目導心。

《孔子家語·好生》以此文爲孔子對子路的發言：

孔子謂子路曰：“君子以心導耳目，立義以爲勇；小人以耳 目導心，不愻以爲勇。故曰退之而不怨，先之斯不從已。”

（23）《太平御覽》卷三百八十六引《子思子》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中行穆伯手捕虎。”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可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中行繆伯手搏虎，而不能生也，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八百九十一所引《淮南子》：

《淮南子》曰：“中行繆伯手摶虎，而不能生也。”

（24）《太平御覽》卷四百三引《子思子》：

又（《子思子》）曰：“祝牧謂其妻曰：天下有道，我韍子珮；天下無道，我負子戴。”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可見於《太平御覽》卷六百九十一：

《莊子》曰：“祝牧謂其妻曰：天下有道，我韍子佩；天下無道，我負子戴。”

同樣《太平御覽》中，一個引自《子思子》，另一個引自《莊子》。此文，今本《莊子》中不見。黄以周輯解《子思子》七卷指出該句：“《困學紀聞》十以爲《莊子》逸文。”如黃以周亦指出，《困學紀聞》翁元圻注指出：“今本《御覽》誤入《子思子》之下”。所以《太平御覽》所引《子思子》，可疑。

（25）《太平御覧》卷第四百三引《子思子》：

又（《子思子》）曰：“原憲處魯，居環堵之室，上漏下濕，匡坐而絃歌。子貢乘大馬，中紺而表素，軒車不容巷，往見原憲。原憲正冠，蹤履杖藜，應門。子貢曰：‘嘻，先生何病也。’原憲應之曰：‘憲聞，無財之謂貧，學道而不能行之之謂病。今憲貧也，非病也。’子貢逡廵而有愧色。”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可見於《莊子·讓王》：

原憲居魯，環堵之室，茨以生草；蓬戶不完，桑以爲樞；而甕牖二室，褐以爲塞；上漏下溼，匡坐而弦。子貢乘大馬，中紺而表素，軒車不容巷，往見原憲。原憲華冠縰履，杖藜而應門。子貢曰：“嘻，先生何病。”原憲應之曰：“憲聞之，无財謂之貧，學而不能行謂之病。今憲貧也，非病也。”子貢逡巡而有愧色。原憲笑曰：“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學以爲人，教以爲己，仁義之慝，輿馬之飾，憲不忍爲也。”

《太平御覧》卷第三百九十三引《莊子》：

《莊子》曰：原憲處魯，居環堵之室，匡坐而弦歌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第四百八十五引《莊子》：

《莊子》曰：原憲處魯，居環堵之室，蓬户不完，乘木爲樞而甕牖，上漏下濕，匡坐而弦歌。子貢乘大馬，中紺而表素，軒車不容巷，往見原憲。原憲杖藜而應門。子貢曰：“先生何病也。”原憲應之曰：“憲聞，無財之謂貧，學道不能行之謂病。今憲貧也，非病也。”子貢逡廵而退有愧色。

《韓詩外傳》卷一：

原憲居魯，環堵之室，茨以蒿萊，蓬戶甕牖，桷桑而爲樞，上漏下濕，匡坐而絃歌。子貢乘肥馬，衣輕裘，中紺而表素，軒不容巷，而往見之。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。正冠則纓絕，振襟則肘見，納履則踵決。子貢曰：“嘻，先生何病也。”原憲仰而應之曰：“憲聞之，無財之謂貧，學而不能行之謂病。憲貧也，非病也。若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學以爲人，教以爲己；仁義之匿，車馬之飾，衣裘之麗，憲不忍爲之也。”子貢逡巡，面有慙色，不辭而去。原憲乃徐歩曳杖，歌《商頌》而反，聲淪於天地，如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而臣也，諸侯不得而友也。故養身者忘家，養志者忘身。身且不愛，孰能忝之？《詩》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

《新序·節士》：

原憲居魯，環堵之室，茨以生蒿，蓬户甕牖，揉桑以爲樞，上漏下溼，匡坐而絃歌。子贛聞之，乘肥馬，衣輕裘，中紺而表素，軒車不容巷，往見原憲。原憲冠桑葉冠，杖藜杖，而應門，正冠則纓絕，衽襟則肘見，納屨則踵決。子贛曰：“嘻，先生何病也。”原憲仰而應之曰：“憲聞之，無財之謂貧，學而不能行之謂病，憲貧也，非病也。若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交，學以爲人，教以爲己，仁義之慝，輿馬之飾，憲不忍爲也。”子贛逡巡，面有愧色不辭而去。原憲曳杖拖屨，行歌《商頌》而反，聲滿天地，如出金石。天子不得而臣也，諸侯不得而友也。故養志者忘身，身且不愛，孰能累之。《詩》曰：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”此之謂也。

（26）《太平御覽》卷六百二十引《子思》：

《子思》曰：“人主自臧，則衆謀不進。事是而臧之，猶却衆謀，況知非以長乎。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讃巳，闇莫甚焉；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，謟莫甚焉。君闇臣謟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弗與也。若此不巳，國無類矣。”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可見於《孔叢子·抗志》：

子思曰：“人主自臧，則衆謀不進。事是而臧之，猶却衆謀，況和非以長乎？夫不察事之是非，而悅人之讃己，闇莫甚焉；不度理之所在，而阿諛求容，諂莫甚焉。君闇臣諂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弗與也。若此不已，國無類矣。”

《資治通鑑》卷一安王二十五年：

子思曰：“人主自臧，則衆謀不進。事是而臧之，猶卻衆謀，況和非以長惡乎。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讃己，闇莫甚焉；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，諂莫甚焉。君闇臣諂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不與也。若此不已，國無類矣。”

《孔叢子·抗志》與《資治通鑑》引用的“子思”不是書名，而是人名。

（27）《太平御覽》卷八百十五引《子思子》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管仲饋錦也，雖惡而登朝；子産練紫也，雖美而不尊。”

《太平御覽》注有：“孔子家語”，但《孔子家語》不見此文。恐如黃以周輯《子思子》七卷已指出，《太平御覽》注誤。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可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故筦子文錦也，雖醜登廟；子産練染也，美而不尊。

《太平御覽》卷八百十五：

《淮南子》曰：“管仲文錦也，雖醜登廟，子産練帛也，美而不尊。”

《太平御覽》所引的《子思子》與《淮南子》，互相鄰接的文章。

（28）《太平御覽》卷九百十二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謂狐爲狸者，非直不知貍也，忽得狐，復失貍者也。”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可見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：

今謂狐狸，則必不知狐，又不知狸。非未嘗見狐者，必未嘗見狸也。狐、狸非異，同類也，而謂狐狸，則不知狐、狸。是故謂不肖者賢，則必不知賢，謂賢者不肖，則必不知不肖者矣。

通過調查六朝到北宋時期古典文獻中引用《子思（子）》（《禮記》四篇無關的），可以指出如下：

① （24）的引用《子思子》，很可能是錯誤。

② 從（9）到（28）的19個例子中，只有（15）的類似表達不見於古典文獻。但是大部分例子的類似表達可見於古典文獻《淮南子·繆稱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孔子家語》等。

③ 類似表現頻率超群的是《淮南子·繆稱》（共有10例）。類似表達頻率，《文子》次於《淮南子·繆稱》。衆所周知，今本《文子》是多取《淮南子》而成的文獻[[22]](#endnote-22)。從而類似表達多見於《文子》，是必然的結果。

④ 王肅所舉《子思書》（（9）、（10））的內容不見於《禮記》四篇、《淮南子·繆稱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孔子家語·好生》等，書名也與《子思子》、《子思》有所不同。這很可能表示，王肅所舉《子思書》區別於六朝後期之後出現的《子思（子）》。

下文總結從六朝到北宋時期的《子思（子）》。結論而言，從六朝後期到北宋時期存在的《子思子》七卷（或八卷），當是六朝後期編輯《禮記》四篇、《淮南子·繆稱》等而成的（以下，本文稱謂“七卷本《子思子》”）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有“《子思》二十三篇”，但是《漢志》的著錄與後代的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、馬總《意林》中的“《子思子》七卷”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中的“《子思子》八卷”比起來，書名、卷數大有不同。從這一點上也不能確定把後代的七卷本《子思子》看做《漢志》所錄的《子思》二十三篇。

另外，六朝後期以後的《子思子》之內容，亦重見於《禮記》四篇、《淮南子·繆稱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孔子家語》等。但漢代只有“子思作《中庸》”說，魏晉時期的王肅所舉《子思書》的內容不見於《禮記》四篇、《淮南子·繆稱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孔子家語》等。由此可知，漢代的《子思》二十三篇與六朝後期以後的《子思子》並不相同，在成書過程和流傳中有斷絕。

《漢志》中有“《子思》二十三篇”，從先秦到漢代的文獻不引用此書。但是六朝後期以後，引用《子思（子）》的例子急劇增多。這表示，七卷本《子思子》當編輯於六朝後期。

關於《緇衣》的作者，與沈約大致同時期的劉瓛說：“公孫尼子所作也”。《禮記正義·序》、《經典釋文·序》亦與此說相同。這表明，六朝後期編輯的七卷本《子思子》，從六朝後期到唐初尚未被人廣泛認識。

譬如（17）的文章，從漢代到六朝時期文獻中的發話者很是模糊。《淮南子·繆稱》是敘述文，三國魏《徐幹中論》爲“子思曰”，六朝宋代成書的《後漢書》爲“語曰”，《文子》爲“老子曰”，但是到了唐代之後，馬總《意林》、《後漢書》李賢注、《太平御覽》皆引自《子思子》。筆者認爲，這表示七卷本《子思子》編輯於六朝後期（筆者懷疑，因爲《徐幹中論》爲“子思曰”，所以後來七卷本《子思子》的作者把此文編入《子思子》中）。

**第三節 南宋以後的《子思（子）》**

本節探討南宋以後的《子思（子）》。最後本節得到的結論是，南宋以後的《子思（子）》與之前的七卷本《子思子》在文本流傳上有斷絕的可能性高。

南宋以後的正史書籍目錄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中有“《子思子》七卷”。正史以外，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·子類總論·儒家類》中有“《子思子》七卷”，如下指出：

《子思子》七卷，右魯孔伋子思撰。載孟軻問：“牧民之道何先？”子思曰：“先利之。”孟軻曰：“君子之教民者，亦仁義而已，何必曰利？”子思曰：“仁義者，固所以利之也。上不仁，則下不得其所；上不義，則樂爲詐，此爲不利大矣。故《易》曰：‘利者，義之和也。’又曰：‘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’此皆利之大者也。”溫公采之，著於《通鑑》。夫利者有二，有一己之私利，有衆人之公利。子思所取，公利也。其所援《易》之言是也。孟子所鄙，私利也。亦《易》所謂“小人不見利不勸”之利也。言雖相反而意則同，不當以優劣論。

如《郡齋讀書志》所記，幾乎相同的文章可見於《資治通鑑》。另外，亦見於《孔叢子·雜訓》。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中也有《子思子》七卷，直接引用《郡齋讀書志》的文章。宋濂《諸子辯》提及《子思子》七卷，提出如下：

《子思子》七卷，……然亦後人綴緝而成，非子思之所自著也。中載：“孟軻問：‘牧民之道何先？’子思子曰：‘先利之。’軻曰：‘君子之告民者，亦仁義而已，何必曰利？’子思子曰：‘仁義者，固所以利之也。上不仁則不得其所，上不義則樂爲詐。此爲不利大矣。’他日，孟軻告魏侯罃以仁義。”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。或者不察，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，何耶？

由此可知，宋濂將《子思子》七卷看作“後人綴緝而成，非子思之所自著”的文獻[[23]](#endnote-23)。此後，明代焦竑《國史經籍史·子類·儒家》中有“《子思子》七卷”，陳第《世善堂藏書目録·諸子百家類》中有“《子思子》七卷”。

程元敏《〈禮記·中庸、坊記、緇衣〉非出于〈子思子〉考》提出：“李昉《太平御覽》多引，殆亦庾《鈔》以下所見之七卷本。厥後，此編亡逸，僞七卷本乃作”，將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中的“《子思子》七卷”看作“僞七卷本”[[24]](#endnote-24)，指出如下：

謹案：此決是僞書。知者，孟子不及親炙於子思，而此書竟載思孟問答，又公然襲竄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載主客義利之辨，子思安得爲此？“孟軻問至大者也”九十三字，亦見僞《孔叢子·雜訓篇》，則此書抄襲《孔叢》。《孔叢子·居衛篇》另亦載思孟問答，都是僞者鑿空杜撰。夫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：“孟軻……受業子思之門人。”《索隱》：“今言門人者，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。”自劉向《列女傳》、班固《漢·志》、趙岐《孟子題辭》、高誘《淮南子注》、應劭《風俗通》皆謂孟軻親受業於子思，隋王劭因謂“人”字衍（《索隱》引），則定孟軻親受業孔伋之門。清梁玉繩《史記志疑》力辨其非，以年世稽之，孟子不得登子思之門，執卷受業。錢賓四先生訂《孟子年譜》（見其《孟子研究》）亦證孟子不及親師事子思，又撰《子思生卒攷》（在其《先秦諸子繫年》頁172），此並參酌。

……宋曰：“《子思子》七卷，亦後人綴緝而成，……何耶。”比晁《志》引多“告魏侯罃”二句，的是實據原典，而僞《孔叢子》無此二句，是此本抄襲《孔叢子》而另又臆增十一字是也。

筆者亦贊同，《太平御覽》之前所存在的“七卷本《子思子》”與《太平御覽》之後的“僞七卷本”之間在文本上有斷絕。雖然本文的結論與程元敏先生相同，但不採用他所舉的根據。

如程元敏先生指出，確實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中的子思與孟軻的問答，史實上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筆者認爲，不能因之將《子思子》七卷區分爲“七卷本”與“僞七卷本”。因爲《郡齋讀書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的內容，僅僅表示此書不是子思的自著。若如筆者所認爲，七卷本《子思子》爲六朝後期編緝而成，則史實上的矛盾也並不是不可思議。另外，程元敏先生根據《郡齋讀書志》所引《子思子》七卷的內容抄襲《孔叢子》，提出《讀書志》所錄爲“僞七卷本”，以與此前的七卷本分別開來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（26）的類似表達亦可見於《孔叢子·抗志》。

另外，還有汪晫（1162－1227）編《子思子全書》一卷。王應麟（1223－1296）《漢書藝文志考證》自注云：“今有一卷，乃取諸《孔叢子》，非本書也。”確如黃以周所指出：“淵博如王伯厚已不得見，所見者汪晫輯本”，南宋初期已經難得七卷本《子思子》，恐王應麟即見汪晫編本[[25]](#endnote-25)。汪晫輯《子思子全書》，如王應麟所指出，多取自《孔叢子》的文章，而且多不見於六朝末期到北宋時期的文獻所引七卷本《子思子》。所以，王應麟所說“非本書也”，甚是。

**第四節 傳世文獻所引《子思子》與楚簡本《緇衣》的比較**

**一**

本節通過楚簡本《緇衣》與傳世文獻所引《子思子》、《禮記·緇衣》等，探討楚簡本《緇衣》發現對沈約之說（“《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防記》、《緇衣》，皆取《子思子》”）的作用。馬總《意林》引《子思子》七卷：

小人溺於水，君子溺於口也。

與此文類似的表達，可見於《禮記·緇衣》如下：

子曰：“小人溺於水，君子溺於口，大人溺於民，皆在其所褻也。夫水近於人而溺人，德易狎而難親也，易以溺人。口費而煩，易出難悔，易以溺人。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，可敬不可慢，易以溺人。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。《太甲》曰：‘毋越厥命以自覆也。若虞機張，往省括于厥度則釋。’《兌命》曰：‘惟口起羞，惟甲冑起兵，惟衣裳在笥，惟干戈省厥躬。’《太甲》曰：‘天作孽，可違也。自作孽，不可以逭。’《尹吉》曰：‘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，自周有終，相亦惟終。’”

但是此章全體不見於郭店本、上博本。這表示，《緇衣》的原本沒有此章，此章是後世附加的[[26]](#endnote-26)。所以，七卷本《子思子》與《禮記·緇衣》相同，無疑是包括戰國時代後所附加的文章文本。

**二**

如上文所舉，《文選》卷二十四《答何劭二首》的李善注：

《子思子》，《詩》云：“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國家以 寧，都邑以成。”

《文選》卷五十一卷四《子講德論》的李善注有：

《子思子》曰：“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。心正則體修，心肅則身敬也。”

這兩條《文選》李善注，類似表達皆可見於《禮記·緇衣》的同章。如下列舉《禮記·緇衣》、郭店本與上博本。

《禮記·緇衣》：

子曰：“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。心莊則體舒，心肅則容敬。心好之，身必安之；君好之，民必欲之。心以體全，亦以體傷；君以民存，亦以民亡。《詩》云：‘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國家以寧，都邑以成，庶民以生。誰能秉國成？不自爲正，卒勞百姓。’《君雅》曰：‘夏日暑雨，小民惟曰怨；資冬祁寒，小民亦惟曰怨。’”

郭店楚簡《緇衣》第8－10簡：

子曰：“民（以）君爲心，君（以）民爲體。心（好）（則）體安之，君（好）（則）民谷心（欲）之。古（故）心（以）體灋（存），君（以）民芒（亡）。《寺（詩）》員（云）：‘隹（誰）秉ウ或（國）成，不自爲貞（正），（卒）（勞）（百）眚（姓）。’《君（雅）》員（云）：‘日（暑）雨，少（小）民隹（惟）日（怨）；晉冬（耆）滄，少（小）民亦隹（惟）日（怨）。’”■

上博楚簡《緇衣》第5－6簡：

子曰：“民（以）君爲心，君（以）民爲（體）。〔心（好）則體安之，〕君（好）則民（欲）之。（故）心（以）（體）廌（存），君（以）〔民〕亡。《（詩）》員（云）：‘隹（誰）秉或（國）〔成，不自爲〕正，（卒）（勞）（百）眚（姓）。’《君（雅）》員（云）：‘日（暑）雨，少（小）民隹（惟）日夗（怨），晉（冬）耆（祁）寒，少（小）民亦隹（惟）日夗（怨）。’”■

首先，將《文選》卷五十一李善注引《子思子》、《禮記·緇衣》與楚簡本進行比較。此外，類似表達亦見於《春秋繁露·爲人者天》，下文一併列舉[[27]](#endnote-27)。

○民（以）君爲心，君（以）民爲體。心（好）（則）體安之，君（好）（則）民谷心（欲）之。（郭店本）

○民（以）君爲心，君（以）民爲（體）。〔心（好）則體安之，〕君（好）則民（欲）之。（上博本）

○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。心莊則體舒，心肅則容敬。心好之，身必安之；君好之，民必欲之。（《禮記·緇衣》）

○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。心正則體修，心肅則身敬也。（《文選·卷五十一》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）

○傳曰：天生之，地載之，聖人教之。君者，民之心也；民者，君之體也。心之所好，體必安之；君之所好，民必從之。（《春秋繁露·爲人者天》）

通過楚簡本《緇衣》、《禮記·緇衣》、《文選》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進行比較，可知在各本中相當於《禮記》本的“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”，相差無幾。但是相當於禮記本的“心莊則體舒，心肅則容敬。心好之，身必安之；君好之，民必欲之”，則較有差異。

郭店本的“心（好）（則）體安之，君（好）（則）民谷心（欲）之”，相當於《禮記》本的“心好之，身必安之。君好之，民必欲之。”但是《文選》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與《禮記》本的“心莊則體舒，心肅則容敬”之處，爲楚簡本所無。就是說，如果以楚簡本爲《緇衣》的原貌，那麼，《文選》卷五十一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與《禮記》本相同，都是楚簡本之後被後人所附加的文本。

楚簡本沒有“心莊則體舒，心肅則容敬”這一文，表示《禮記》本的“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”與“心好之，身必安之；君好之，民必欲之”本來爲一連。與《春秋繁露·爲人者天》比起來，更明顯。《春秋繁露》的“君者，民之心也；民者，君之體也”相當於《禮記》本的“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”；《春秋繁露》的“心之所好，體必安之；君之所好，民必從之”相當於《禮記》本的“心好之，身必安之；君好之，民必欲之”。但是《春秋繁露·爲人者天》與楚簡本相同，兩文之間沒有相當於《禮記》本的“心莊則體舒，心肅則容敬”之處。也就是說，不僅楚簡本，《春秋繁露·爲人者天》也保留着原貌，《禮記》本的“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”與“心好之，身必安之；君好之，民必欲之”原當爲一連。但是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有被後代附加的“心正則體修，心肅則身敬也”一句，此文以“也”爲斷文，而且後文沒有《禮記》本的“心好之，身必安之”，不能充分表達出文本原貌。就這點而言，楚簡本的發現對沈約說，寧可提出疑問。

**三**

最後，《文選》卷二十四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、《禮記·緇衣》與楚簡本進行比較。此文引用《詩》，與《毛詩·小雅·節南山》有關，下文一併列舉：

○《寺（詩）》員（云）：“隹（誰）秉ウ或（國）成，不自爲貞（正），（卒）（勞）（百）眚（姓）。”（郭店本）

○《（詩）》員（云）：“隹（誰）秉或（國）〔成，不自爲〕正，（卒）（勞）（百）眚（姓）。”（上博本）

○《詩》云：“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國家以寧，都邑以成，庶民以生。誰能秉國成。不自爲正，卒勞百姓。”（《禮記·緇衣》）

○《子思子》，《詩》云：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國家以寧，都邑以成。（《文選·卷二十四》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）

○不弔昊天，亂靡有定。式月斯生，俾民不寧。憂心如酲，誰秉國成。不自爲政，卒勞百姓。（《毛詩·小雅·節南山》）

如《禮記·緇衣》鄭玄注有：“‘昔吾有先正’從此至‘庶民以生’揔五句今詩皆無此語，餘在《小雅·節南山》篇，或皆逸詩也”，《禮記》本的“昔吾有先正，……庶民以生”，今本《詩》不見，其他的“誰能秉國成，不自爲正，卒勞百姓”，可見於《毛詩·小雅·節南山》[[28]](#endnote-28)。但楚簡本只有相當於禮記本的“誰能秉國成，不自爲正，卒勞百姓”，鄭玄所述“今詩皆無此語”的部分，即“昔吾有先正，……庶民以生”的部分完全不見[[29]](#endnote-29)。《文選》卷二十四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有“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國家以寧，都邑以成”，可知此文是楚簡本所無之處。可以說，如果以楚簡本爲《緇衣》的原貌，《文選》卷二十四李善注所引《子思子》與禮記本相同，都是楚簡本以後被後人所附加的文本。

總之，上文所舉的三例傳世文獻所引《子思子》，與《禮記·緇衣》相同，都可以說是楚簡本以後被後人附加的文本。與此同時，楚簡本《緇衣》并不證明傳世文獻所引七卷本《子思子》先於《禮記·緇衣》。筆者認爲，實際上正因爲七卷本《子思子》取自《禮記·緇衣》等而成，才有如此結果。總之，楚簡本發現後，支持“《禮記》四篇取自《子思子》”的沈約說，未免過分。

**結語**

六朝後期的沈約說：“《中庸》、《表記》、《防（坊）記》、《緇衣》，皆取《子思子》。”但是，通過探討從六朝後期到北宋時期的傳世文獻所引《子思子》（七卷本《子思子》），筆者認爲，七卷本《子思子》應是六朝後期取自《禮記》四篇、《淮南子·繆稱》等編輯而成的文獻。從而，七卷本《子思子》不可能是子思著作的逸文。

本文亦對楚簡本《緇衣》與諸傳世文獻所引《子思子》、《禮記·緇衣》等進行比較。從而得出，七卷本《子思子》與《禮記·緇衣》，都是在楚簡本的基礎上被後人編輯的文本。所以筆者認爲，實際上七卷本《子思子》正是取自《禮記·緇衣》等編輯而成的。

楚簡本《緇衣》發現後，許多學者批判那些懷疑沈約說的學者，提出楚簡本《緇衣》證明了沈約說恰當，甚至將楚簡本《緇衣》認定爲“子思學派”的文獻。但是筆者認爲，楚簡本《緇衣》的發現對沈約說，寧可提出疑問。

日文版原文載於《〈子思子〉と〈禮記〉四篇の關係―楚簡本〈緇衣〉を出発點として》，《出土文獻と秦楚文化》第五號，上海博楚簡研究会編，日本女子大学文学部，2010年3月，86－104pp。中文修訂版收錄於西山尚志《古書新辨——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12月，20-55pp。

1. 各文本的《緇衣》參考了以下資料：荊門市博物館編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5月。馬承源主編《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（一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11月。通行本《禮記·緇衣》以嘉慶末年阮元校刻本《十三經注疏》爲底本。馬承源主編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》名爲《衣》，但是本文爲了方便起見，稱作《緇衣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李學勤《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》，《郭店楚簡研究》(《中國哲學》第二十輯)，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1月，1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廖名春《荊門郭店楚簡與先秦儒學》，《郭店楚簡研究》(《中國哲學》第二十輯)，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1月，4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錢大昕《廿二史考異》，卷三十三《隋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4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參見黄以周輯解《子思子》的序文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簡朝亮《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四卷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子部第932冊所収，上海古籍出版社藏影印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梁啓超《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》，《飲冰室合集》第10冊，中華書局，1989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蔣伯潛《諸子通考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2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鐘肇鵬《孔子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第2版，1990年2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李學勤《周易經傳溯源》，長春出版社，1992年7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武内義雄《易と中庸の研究》，日本：岩波書店，1943年，《武内義雄全集》第三卷所収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姜廣輝《郭店楚簡與〈子思子〉－兼談郭店楚簡的思想史上意義》，《郭店楚簡研究》(《中國哲學》第二十輯)，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1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劉建國《先秦僞書辨正》，陝西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7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楊朝明《上博楚簡〈從政〉篇與〈子思子〉》，黃懷信、李景明主編《儒家文獻研究》，齊魯書社，2004年12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李啟謙《子思及〈中庸〉研究》，楊朝明、修建軍主編《孔子與孔門弟子研究》，齊魯書社，2004年12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淺野裕一《戰國楚簡研究》，臺灣：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04年12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李健勝《〈子思子〉的內容考釋》，《青海師範大學學報》2005年第2期，哲學社會科學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梁濤《子思〈缁衣〉、〈表記〉、〈坊記〉思想試探》，《簡帛研究網》，2006年5月26日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王鍔《禮記成書考》，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研究叢刊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3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王力波《郭店楚簡〈緇衣〉研究》，時代文藝出版社，2006年1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關於唐代的《子思子》不引《坊記》的情況，武內義雄先生提出：“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，從其他三篇的例子類推，可以說《坊記》也是《子思子》之一篇。”武内義雄《易と中庸の研究》，日本：岩波書店，1943年，《武内義雄全集》第三卷所収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據丁原植《文子新論》中的自序，《文子》四萬字中，四分之三可見於《淮南子》。丁原植《文子新論》，臺湾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9年10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宋濂所提出的“《子思子》七卷，亦後人綴緝而成，非子思之所自著也”，受到了張心澂《僞書通考》（上海商務印書館，1957年）、伊東倫厚《〈禮記〉坊記、表記、緇衣篇について―いわゆる〈子思子〉殘篇の再檢討》（《東京支那學報》第15號，日本：東京支那學會，1969年6月）、嚴靈峰編著《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》（中華書局，1993年4月）、郭沂《郭店楚簡與先秦學術思想》，第二章《〈中庸〉·〈子思〉·〈子思子〉》（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2月）等的支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程元敏《〈禮記·中庸、坊記、緇衣〉非出于〈子思子〉考》，《張以仁先生七佚壽慶論文集》，臺灣：學生書局，1999年1月／《古史考》第七卷，海南出版社，2003年12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黃以周輯《子思子》七卷序云：“南宋以後，七卷本已難獲，而晁公武猶及見之，其季遂亡。”但如程元敏《〈禮記·中庸、坊記、緇衣〉非出于〈子思子〉考》所指出，明代《國史經籍史》、《世善堂藏書目録》等著錄有“《子思子》七卷”，黃以周失檢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郭店楚簡《緇衣》最終簡文末有：“二十又（有）三”，可知郭店楚簡《緇衣》共有二十三章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伊東倫厚先生已指出，“《子思子》曰：‘民以君爲心，君以民爲體。心正則體修，心肅則身敬也’”，類似表達亦見於《春秋繁露·爲人者天》。參見伊東倫厚《〈禮記〉坊記、表記、緇衣篇について——いわゆる〈子思子〉殘篇の再檢討》，《東京支那學報》第15號，日本：東京支那學會，1969年6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如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說》所指出：“《齊》誰下有‘能’字”，亦存在無“能”字的文本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楚簡本沒有“昔吾有先正，……庶民以生”的部分，未必表示《禮記·緇衣》的此句引用《詩經·小雅·節南山》。依然不能否定鄭玄所述“或皆逸詩也”的可能性。參見《郭店楚墓竹簡《緇衣》譯注（下）》，池田知久監修《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》第三卷，38－39頁，曹峰先生擔當部分。

    此外，通行本《禮記·緇衣》的“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。國家以寧，都邑以成，庶民以生。誰能秉國成。不自爲正，卒勞百姓”，“正”、“清”、“寧”、“成”、“生”、“姓”皆屬於耕部，“昔吾有先正，……庶民以生”與“誰能秉國成。不自爲正，卒勞百姓”，在押韻上很融合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